



中国历史演义全书

民国历史演义

(六)

〔民国〕蔡东藩撰

目摇摇录

- 第九十二回摇 遣军队冯河间宣战 员
动兵械徐树铮逞谋
- 第九十三回摇 下岳州前军克敌 员
复长沙迭次奏功
- 第九十四回摇 为虎作伥再借外债 员
困龙失势自乞内援
- 第九十五回摇 闻俄乱筹备国防 员
集日员会商军约
- 第九十六回摇 任大使专工取媚 猿
订合同屡次贷金
- 第九十七回摇 逞辣手擅毙陆建章 猿
颁电文隐斥段祺瑞
- 第九十八回摇 举总统徐东海当选 缘
申别言冯河间下台
- 第九十九回摇 应首选发表宣言书 远
借外债劝告军政府
- 第一〇〇回摇 呼奥援南北谋统一 苑
庆战胜中外并胪欢
- 第一〇一回摇 集灵囿再开会议 苑
上海滩悉毁存烟
- 第一〇二回摇 赞和局李督军致疾 愿
示战电唐代表生嗔

第一〇三回	集巴黎欣逢盛会 争胶澳勉抗强权	怨
第一〇四回	两代表沪渎续议 众学生都下争畔	缘
第一〇五回	遭旁殴章宗祥受伤 逾后垣曹汝霖奔命	缘
第一〇六回	春申江激动诸团体 日本国殴辱留学生	原
第一〇七回	停会议拒绝苛条 徇外情颁行禁令	源
第一〇八回	迫公愤沪商全罢市 留总统国会却咨文	源
第一〇九回	乘俄乱徐树铮筹边 拒德约陆征祥通电	源

第九十二回 遣军队冯河间宣战 动兵械徐树铮逞谋

却说冯总统国璋，白费了一番心思，空劳了一回跋涉，没情没趣的折回北京，趋入总统府中，闷闷坐着。有几个心腹人士，进来探问消息，也惟有相对唏嘘，长叹数声罢了。旋由陆军部呈入军报，多半是湖南不靖消息，到了二月初旬，复接到湖北督军王占元急电，报称：“湘、粤、桂三省南军，攻陷岳州，驻岳总司令王金镜退保临湘，南军据岳州后，连扰郟阳、通城、蒲圻等处，声势甚盛，亟待援师”等语。冯看了此电，也不禁奋髯动怒道：“真正了不得，看来只好决裂了。”乃实授曹锟、张怀芝、张敬尧为各军总司令，陆续出兵，由鄂赴湘，同日发出二令道：

上月二十五日布告，原期保境安民，共维大局，故不惮谆谆劝谕，曲予优容。中央爱护和平之苦衷，宜为全国所共谅。乃叠据王占元等电称：“谭浩明、程潜所部军队，乘此时机，节节进逼。”石星川、黎天才等，复以现役军官，倡言自主，勾结土匪，扰害商民，而谭浩明等竟引为友军，藉援助为名，四出滋扰；甚且枪击外舰，牵及交涉，兹复进逼岳州，窥伺武汉，拥众恣横，残民以逞。是前此布告，期弭战祸，为民请命者，反令吾民益陷于水深火热。本大总统抚衷内疚，隐痛实深。各督军、都统等叠电沥陈，金以衅自彼开，应即视为公敌，忠勇奋发，不可遏抑。本大

总统深惟立国之道，纲纪为先，若皆行动自由，弁髦法令，将致纷纷效尤，何以率下？何以立国？用特明令申讨，着总司令曹锟、张怀芝、张敬尧等，即行统率所部，分路进兵，痛予惩办。师行所至，务须严申纪律，无犯秋毫，用副除暴安良，拯民水火之至意！此令。

自军兴以来，在湘各路军队，动辄托故溃逃，长官督率无方，以致有治军守土之责者，效尤叛国，军纪久焉不张。本大总统殊深内疚，若再因循宽纵，必致酿成无政府之现象，其何以饬纲纪而奠民生？嗣后各路统兵长官，于所属官兵，遇有不遵节制，无故退却等情，着即以军法便宜从事，毋稍姑息，其各凛遵！此令。

两令既下，又特派曹锟为两湖宣抚使，张敬尧为攻岳前敌总司令，所有防鄂各项军队，统归节制调遣。于是虎变将军曹锟，首先出发，即于二月七日由津启程，张敬尧亦于十二日出发徐州，浩浩荡荡，率军赴鄂去了。未几，复由总统府发出数令，褫夺各军长官职，由小子汇述如下：

查湖北襄、勋镇守使兼陆军第九师师长黎天才，暨湖北陆军第一师师长石星川，分膺重寄，久领师干，宜如何激发忠诚，服从命令，乃石星川于上年十二月宣布独立，黎天才自称靖国联军总司令，相继宣告自主，迭次抗拒国军，勾结土匪，攻陷城镇，并经各路派出军队，奋力痛剿，将荆、襄一带地方，次第克

复 ,而该两逆甘心叛国 ,扰害闾阎 ,实属罪无可逭。黎天才、石星川所有官职勋位勋章 ,应即一并褫夺 ,仍着各路派出军队 ,严密追缉。务获惩办 ,以肃军纪而彰国法 ! 此令。

谭浩明等 拥众恣横 ,甘为戎首 ,前已有令声罪致讨。谭浩明以现任督军 ,不思绥辑封圻 ,恪尽军寄之责 ,乃竟自称联军总司令 ,率领所部 ,侵扰邻疆 ,若再滥厕军职 ,何以申明纪律 ,警戒来兹 ? 署广西督军陆军中将谭浩明 ,着即行褫夺官职暨勋位勋章 ,由前路总司令一体拿办 ,其他附乱军官 ,并着陆军部查明惩处 ,以彰国法而警效尤 ! 此令。

这两令是声明挾伐 ,罪及自主军长 ,有讨叛惩逆的意思。还有二令 ,乃是惩办失律的长官 ,令云 :

前因湖南督军傅良佐 ,代理省长周肇祥 ,擅离职守 ,曾令免职查办 ,两月以来 ,荆、襄叛变 ,岳州失守 ,士卒伤亡之众 ,人民流离之惨 ,深愴予怀 ,追论前愆 ,该督等实难辞失律僨事之咎。傅良佐一案 ,着即组织军法会审 ,严行审办。周肇祥职司守土 ,遇变轻逃 ,并着交文官高等惩戒委员会依法惩戒 ,以肃纲纪而儆方来 ! 此令。

陆军第八师师长王汝贤 ,前令以总司令代行湘督职权 ,督同第二十师师长范国璋 ,保守长沙 ,立功自赎 ,乃竟相继挫败 ,省垣不守。此次岳州防务 ,范国璋所部 ,又复先行溃退 ,总司令王金镜 ,身任军寄 ,

调度乖方 ,以致岳城失陷 ,均属咎有应得。王汝贤、范国璋 ,均着褫夺军官勋位勋章 ,交曹锟严行察看 ,留营效力赎罪。王金镜着褫夺勋位勋章 ,撤销上将衔总司令 ,以示惩戒 ! 此令。

看官阅此两令 ,便可窥透冯总统的本心 ,傅良佐与周肇祥 ,乃是段派中人 ,所以主张严办 ,王汝贤与范国璋 ,乃是自己叫他倒戈 ,所以让长沙 ,失岳州 ,失律债事 ,不加重惩。但恐段派啧有烦言 ,乃不得不褫夺官阶 ,叫他留营效力 ,图功赎罪。后来傅良佐终不到案 ,且与冯氏反唇相讥 ,这明明是由段氏袒护 ,说他罪轻罚重 ,不服冯氏裁判。老冯的掩耳盗铃计策 ,终被段派看穿 ,仍归没效。还有江西督军陈光远 ,是密承冯氏意旨 ,主和不主战 ,赣、湘密迩 ,他却拥兵坐视 ,不去援湘 ,总统府中 ,虽已有令促援 ,光远料非冯总统本意 ,所以始终不动 ,此次由段派弹劾 ,至再至三 ,冯总统不得已下令道 :

江西督军陈光远 ,于湖南战役 ,叠有电令进援 ,乃该督军托故延缓 ,致误湘局 ,殊难辞咎。陈光远着褫上将衔陆军中将 ,仍留督军本职 ,俾其奋勉图功 ,以策后效 ! 此令。

投袂请纓的张怀芝 ,已受任第二军总司令 ,应该率军速发 ,不让人先 ,偏他徘徊观望 ,甘听曹锟、张敬尧二军 ,接连就道。自己故落人后 ,实尚欲要求一席 ,方肯前驱。既而湘、赣检阅使的任命 ,果然颁下 ,怀芝乃欣然受任 ,带兵进行。先命第一师师长施从滨 ,取道九江 ,径往湖北 ,自乘津浦铁路火车

南下,经过南京,会晤江苏督军李纯,谈了一番战策,然后西趋南昌,检阅赣省军队,援应曹、张两军去了。惟冯总统此次主战,纯然为段派所迫,没奈何出此一着,心中总不免芥蒂,且自觉和战反复,无以对人,因复仿古时罪己文,颁发布告一通,略云:

立国之道,纲纪为先,果顽梗不易强驯,则征讨自非得已。上年湖南事起,阁议主张用兵,国璋独軫念时艰,欲民小息,虽于内阁政策,亦复一致赞同,但冀以武装促进和平,而未尝以力征誓于有众,坚冰之渐,固有由来。迨前湖南督军傅良佐弃职轻逃,前援湘总司令王汝贤,副司令范国璋,接踵溃退,长江陷落,大损国威。前国务总理段祺瑞暨各国务员等,以军事失败,政策挠屈,引为己责,先后呈准辞职。国璋于此,正宜申明纪律,激励戎行,奋一鼓之威,作三军之气,乃因湘有停止进兵之电,粤有取消自主之言,信让步为输诚,认甘言为悔祸。方谓干戈浩劫,犹可万一挽回,固料其非尽真诚,而终思要一信义,于是布告息争,以冀共维大局。孰意谭浩明等反复恣肆,攻破岳州,今则攘夺权利之私,实已昭然若揭,不得不大张挞伐,一翦凶残。然苦我商民,劳我师旅,追溯既往,咎果谁归?傅良佐等债事失机,固各有应得之罪,而举措之柄,操之中央,循省藐躬,殊多惭德。兵先论将,往哲有言,泛驾之材,詎可轻敌。国璋不审傅良佐等之躁率而轻用之,是无知人之明也。叛军幸胜,反议弭兵,内讧始凶,言之成理。国

璋欲慰大多数人之希望而轻许之，是无料事之智也。思拯生灵于涂炭，而结果乃扰閭阎，思措大局于安全，而现状乃愈趋焚乱，委曲迁就，事与愿违，是国璋之小信，未能感孚，而薄德不堪负荷也。耳目争属，责备难宽。既罪戾于一身，敢辱高位以速谤？惟摄职本属约法，詎容轻卸仔肩？鄂疆再起兵端，尤应勉纾筹策。所望临敌之将领军队，取鉴前车，各行省区域长官，共图后盾，总期大勋用集，我武维扬，俾秩序渐复旧观，苍赤稍苏喘息，国璋即当返我初服，以谢国人。耿耿寸心，愿盟息壤，凡百君子，其敬听之！特此布告。

看官听说，这种罪己布告，乃是说出不得已的苦衷，暗中仍有归咎段祺瑞的伏笔。段派虽已达到主战目的，但必欲拥段复位，使他战胜南方，得雪前耻，方不致貽老冯口实，各享荣名。当时段氏第一功臣，要算徐树铮，他既奔走南北，运动倪、张，能使失败的段祺瑞，仆而复兴，主战政策，又得复活，真是段幕中首出人物，巧为斡旋。惟见那老师段祺瑞，只出任参战督办，尚未复国务总理要职，总不免余恨未平。况目前宣战，乃是冯氏出头，将来若得顺手，收复湘省，再平两粤，岂不是统一威名，全归老冯？反显得从前段氏，实无能力，一战致败，马上倒阁，可羞不可羞呢？想来想去，只有再怂恿那张雨帅，演出一出拿手戏，威吓冯河间，叫他不能不起用段氏，方得规复那老师威名，贯彻那平南政策。好在张雨帅已经信任，言听计从，乐得再献秘谋，从速进行。果然片言上达，即蒙雨帅首肯，决计照办，当下颁动员令，调遣军队，东入山海关，声言为援湘

起见，派兵南下。前队到了秦皇岛，却逗留不行，镇日里逍遥海上，伺察往来各舰，几不知他探何秘密。

会由日本运到大批军械，经过秦皇岛，奉军从旁觑着，问明舟子，乃是中国政府向日本购办，装运东来。奉军哗然道：“我军正少军械，今适凑巧，有这批枪弹运来，何妨借我一用呢。”说着，便一齐登舰，七手八脚，把军械搬运岸上。舟子如何阻挠？只好眼睁睁的由他劫取，约莫有一两小时，已将全船枪弹，悉数搬空，奉军也不称谢，竟将军械携至京奉铁路间，载上火车，派了弁目数名，运往奉天去了。这是民国七年二月二十五日间事。越日，即由张作霖电告中央，略谓：“奉省派往南下各军，已开往滦州，惟枪械缺乏，事机紧迫，不得不变通办理，现已将中央所购军械运奉，除将军械开单呈请备案外，谨先奉电请领”云云。冯总统得了此电，简直是莫名其妙，欲向张雨帅问罪，又恐他倔强不服，只得暂时容忍，且看他如何做作，再作计较。哪知这位张雨帅，真是敢作敢为，既将军械截取，遂分给部下各军，陆续遣入山海关，分驻京奉铁路沿线一带。就是秦皇岛、滦州、丰台、独流、廊坊等处，统皆分扎军队，布置得层层密密，且在军粮城设起总司令部，张雨帅自任总司令，惟因京奉隔省，呼应尚恐未灵，特派徐树铮为副司令，代行总司令职权。所有军粮城旧存军粮三千石，本属陆军部掌管，小徐也未曾电请中央，竟拨充军食，居然有士饱马腾，踊跃待命的情状。

冯总统本忌老段，尤忌小徐，前次府院冲突，多半为小徐骄横，靠着那推倒张勋的功劳，拥护合肥的威力，凌轹政府，睥睨一切，为冯总统所难堪，所以用釜底抽薪的计策，撤销段内阁，改易王内阁。偏偏小徐寻出一条捷径，竟去邀请东北的张

大帅做了护身符,来与中央作难。冯总统当然忧烦,不得不派人婉问,他却口口声声的是要援湘,是要平南。及问他屯兵各隘,不遽南下的原因,他竟张目厉声道:“我只知有段总理,但教段总理令我南下,我立即南下了。”俗语说得好:“欲知言外意,尽在不言中。”小徐此语,明明是要段祺瑞复职,特地用着武装,胁迫冯河间。冯得报后,不由的满腹踌躇,欲再任段为总理,未免自失面子,欲不任段为总理,奈背后伏着小徐,仗那雨帅威风,前来胁迫,满怀抑郁,不堪言状。国务员虽有数人,大都庸庸碌碌,莫展一筹。王士珍屡次称疾,给假休养,寻常国务,还要内务总长钱能训代理。钱又是个圆通人物,与他商议,无非敬谢不敏,自愿去职,累得冯总统仓皇四顾,自觉孤危,没奈何再令秘书长,缮就一篇通电,咨询各省,筹商办法,解决种种困难问题,小子有诗叹道:

一波未了一波生,肘腋危机又暗呈。

莫怪人心多险诈,须知元首少推诚。

究竟通电中如何措词,容至下回录叙。

本回为段派复盛,冯派复挫之时期。主战固段派之本志也,冯之主战,原为段派所迫而成,但主战之初,尚未肯使段氏复,是其心仍不欲用段氏,战而胜,则坐自张威,可收统一之效,战而不胜,仍可归咎段派,而再与南军谋和可耳。罪己布告,所以作军人壮往之气,而期达战胜之目的也。何物小徐,偏窥透冯氏之心腹,运动张大帅以扼其背,是真冯氏所不

料，骤遭此意外之一击，而不得不声声叫苦者也。但冯段之争点，实自南北分裂而起，北派固自起纷争，南军亦何为不顾生灵，徒贻人民以战祸乎哉？

第九十三回 摇 下岳州前军克敌 复长沙迭次奏功

摇摇却说徐树铮挟兵称雄，胁迫冯总统。冯总统无法自解，只好通电各省，咨询办法。电文不下一二千言，由小子录述如下：

各省督军、省长，武鸣陆上将军，广东龙巡阅使，汉口曹宣抚使、张总司令，九江张检阅使，承德、归化、张家口各都统，龙华、宁夏护军使，暨各省镇守使鉴：国步屯藁，日甚一日，内则蝸蟥羹沸，干戈之劫难回，外则惨澹风云，边境之防日亟。剥肤可痛，措手无从。国璋代行职权，已逾半载，凡所设施，力与愿违，清夜扪心，能无愧汗？然国璋受国民付托，使国家竟至于此，负罪引慝，亦何必哓哓申诉，求谅国人，但揆其所以致此之由，与夫平日之用心，为事实所扞格，屡投而不得一当者，缘因复杂，困难万端。欲避贤求去，苦无法律之可循，欲忍辱求全，又乏津梁之可济。长此悠忽，必召沦胥。诸君子为国干城，同负责任，用特披肝沥胆，为一言之：溯自京畿变生，国祚半斩，元首播越，举国骚然，于是黄陂委托于前，段总理敦促于后，皆援副总统代职之规定，强国璋以北来，明知祸乱方殷，菲材绝难负荷，惟冀黄陂复职，主持有人，则不佞捍卫南疆，尚可分担艰巨。乃商请无效，各省区督军、省长、及文武官吏，分驰电牒，敦促入都。猥以藐躬，过承督责，汤火之蹈，且不容辞，矧

安危不仅系个人，匡助可取资群力乎？惊涛共济，全恃同舟，初不料玺绶方承，而内部转愈趋纷扰也。国璋抵京，首先奉政黄陂，不获许可，而后受职。其时国会，早经解散，政府尚在权舆，继绝布新，有同草创。段前总理投艰遗大，独任贤劳，正宜共济时艰，中外一致，而西南诸省，忘再奠共和之绩，以非法内阁相攻，别挑衅端，遂开战祸。迨内阁改组，宜可息争，国会问题，又生枝节。对于中央之任命官吏，则嘖有烦言，对于石、黎之扰乱荆、襄，则引为同志。是非乖忤，真相莫明。譬解百端，欲促返省，初不料唇舌俱敝，而结果仍诉诸兵戎也。民国元二之交，风雨飘摇，几毁家室，项城运其雄才大略，曾不数月，而七省同时戡定，大权集于中央。国璋能力，固不逮项城，然事前之师，不妨相袭，徒以观念所在，元气之凋残，民生之疾痛，实过元二年。佳兵不祥，古有明训，内讧宜息，人具同情。本无厉行专制之心，何取经营力征之举？以故军事初起，第望促进和平，不因败绩而求伸，反示包容而停战，无非欲融洽南北，尽释猜嫌。耿耿寸衷，可质天日。乃北则疑其寡断，兵气几为之不扬，南则信其易欺，骄蹇益难于就范。湘省各军，乘机陷岳，意在示威，予政府以难堪，激同胞之宿愤。中央纵无统驭，亦何至听命于地方，必背公德而矜强权，不留余地，以相让步，则最后解决，惟战乃成。因事制宜，绝非矛盾。更不料干城之寄，心膂之司，或竟观望不前而损声威，行动自由而滋谣诼也。凡此种种，皆事实上随时发生之障碍，足使国璋维持

大局之希望悉消灭而无余，而逆计未来应付之难，事变之巨，则更有甚于此者。国会机关，虚悬日久，颇闻旧议员麇集粤省，有自行开会之说。姑无论前此解散，是否合法，既经命令公布，已不能行使其职权，即各省区人民，亦断无承认之理。至于正式选举总统之期，转瞬即届，根本无着，国何以存？此大可忧者一。财政艰窘，年复一年，曩者政府每值难关，亦尝恃外债以为生活，然能合全国之财力，通盘筹画，犹得设法挹注，勉强撑持。乃者萧墙哄争，外省内解之款，大半截留，来源渐绝，而军政费之支出，复倍蓰于平时，罗掘久穷，诛求鲜应，主藏作仰屋之叹，乞邻有破产之虞，桑孔再生，亦将束手，此大可忧者二。内阁负责，取法最善，段前总理为国戮力，横被口语，托词政策挠屈，与各国务员相率引退，而总理一职，后来者遂视为畏途。聘卿暨今诸阁员，皆国璋平昔至契，迫于大义，碍于感情，暂允劬勤，初非本愿，满拟时局渐臻纯一，再行组织以符法治，心力相左，激刺尤深。今聘卿业已殷忧成疾而在假矣，钱代总理诸人，复谓事不可为，褰裳而去。强留则妨友谊，觅替则恨才难，推测其终，将陷于无政府之地位，此大可忧者三。至目前外交之情形，尤应发起吾人之警觉，个中利害，另电详闻。国璋一武夫耳，因缘时会，谬握政权，德不足以感人，智不足以烛物，抱救民之念，而民之入水火也益深，邕爱国之忱，而国之不颠覆者亦仅。澄清无术，空挥三舍之戈，和平误人，错铸六州之铁。驯至四郊多垒，群盗如毛，秦、豫之匪

警频闻 ,畿辅之流言不息 ,虽名义同于守府 ,而号令不出国门。瞻望前途 ,莫知所届 ,何敢久居高位 ,自误以误国家 ? 自应求卸仔肩 ,归还政柄。惟民国既无国会 ,而总理现属暂摄 ,又不能援约法条例 ,交其代行。追原入京受职所由来 ,实出诸君子之公意。国璋既备尝艰阻 ,竟不获补救于万一 ,坐视既有所不能 ,辞职又无从取决 ,只有向各省区督军、省长暨文武官吏 ,详述危殆情形 ,应请筹商办法 ,为国璋释重负 ,为民国求安全 ,宁使国璋负误国之咎于一身 ,而不使民国纪年 ,随国璋以俱去 ,不胜至愿。特此飞电布达 ,务希于旬日内见复。至统治权所寄 ,国璋在职一日 ,仍当引为己责 ,决不肯萌怠弛之心而自丛罪戾也。敢布诚悃 ,伫盼嗣音 !

这种通电 ,实不过是纸上具文 ,世无诸葛 ,国少鲁连 ,何人能出奇斗智 ,排纷解难 ? 那段派却同声鼓噪 ,坚请段祺瑞再为总理 ,冯总统到了此时 ,也只好虚心忍辱 ,重用段氏了。当时曹锟、张敬尧两军 ,先后到鄂 ,还有张怀芝亦拨军相助 ,差不多有数万雄师 ,一心对敌。王汝贤、范国璋等 ,由曹锟密授意旨 ,也觉得勇气勃勃 ,与从前退缩情形 ,大不相同。更有第三师旅长吴佩孚 ,由曹锟荐为师长 ,做前敌总司令 ,感激驰驱 ,身先士卒。任他湘、粤、桂三省联军 ,如何果敢 ,也惟有退避三舍 ,不敢争锋。因此湘、鄂各处 ,激战了好几次 ,自主军队 ,统皆败溃。再加海军第二舰队司令杜锡珩 ,亦来助战 ,水陆夹攻 ,节节进逼 ,如月塘嘴、羊楼市、通城、临湘、古米山、九岭、白葛岭、天岳关等处 ,并得胜仗 ,扫清南军。乃由曹、张两大帅 ,下总攻

击令,规取岳州。岳州乃湖南要隘,南方联军,得据此地,不啻管领全湘的门户,怎肯得而复失,骤然退去?于是彼攻此守,你来我拒,相持了两三日,枪林弹雨,血肉纷飞,城内外的百姓,早已逃避一空,单剩得两军角逐,互相残杀。结果是北胜南败,南军不能再支,纷纷出城,奔往长沙去了。北军得进据岳州,便向中央报捷,当由冯政府下令道:

据第一路总司令两湖宣抚使曹锟,攻岳总司令张敬尧,海军第二舰队司令杜锡珪,迭次电呈,分路规复岳州,水陆兼进,所向有功,先后于月塘嘴、羊楼市、通城、临湘、古米山、九岭、白葛岭、天岳关等处,连次激战,迭获胜利,节节进逼。三月十七日,攻破岳州。逆军顽强抗拒,相持不退,经我军奋力攻击,并由舰队掩护,业于十八日将岳州克复各等语,此次出师攻岳,自开始攻击以来,为期不过旬日,屡夺要隘,遂克名城,实由该总司令等调度有方,各将士勇忠用命,用能迅奏肤功,拯民水火,览电殊深嘉慰。仍着该总司令等,遵照电令计划,督率所部,奋勇进取,并先查明此次在事出力各将士,分别等差,呈请优奖。其阵亡被伤官兵,并准优予议恤,以昭激劝而慰英魂。第念岳州、临湘一带,人民重罹兵燹,流离颠沛,弗安厥居,损失资财,危及身命。哀我湘民,迭被荼毒,兴言及此,惨怛良深!应由宣抚使曹锟,导派妥员,各路查明,加意抚恤,安集劳徕,各安生业,用副吊民伐罪之至意。此令。